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三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尋驢啓事

敝部供給處呂錫明同志，於五月十五日上午在興縣城南關義生商店後門，遺失黑青色母驢一匹，驢約七八歲口，中等身材，不甚肥胖，頭上青毛特多，背騎鞍一付，按本部牲口編號七十六號，書於籠頭上所帶一寸長、八分寬的木牌上，如有拾得者，希送交興縣公安局鄉敝部或嵐縣敝部留守處，當予酬謝。

晉綏軍區軍政幹部學校校部

鳴謝啓事

近蒙興縣四區區代表會及全體農民兄弟，以拾大石糧捐救我三區受災飢民，並幫助轉運貸糧伍拾餘大石，使貸糧能早日發到飢民手中，此種互助友愛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實爲感激，謹代表我區飢民致謝。

興縣第三區政府　農會

保德郝家里農民 團結一致壓服地富反攻

（保德訊）二區郝家里中貧農緊密團結，壓服地主富農的破壞反攻。該村封建富農李雙合自土改中被羣衆清算鬥爭後，即時刻圖謀破壞農民團結，改正錯訂成份中，他到處說：「政策變了」，圖分化離農民。四月間，他和地主白巨才等勾結在一起，相互商量說：「怕甚哩，咱起來和他們鬧（指農會）。」後來他就把農民李鐵圪墶等人分到的三垧地强着種上，手中拿着鐵鍬恫嚇說：「誰要種我的地，就是要你命！」接着，地主白巨才也將農會撥收的半垧地點種上山藥，並且還集合了七個地主富農到村政府告狀，發出要農會撤壓他們等等。當被村政府人員訓斥了一頓，硬硬的碰回去。村裏貧僱農們知道後便開會研究，揭發地主的陰謀活動，會上大家說：「咱們中貧農要很好的團結起來，繳似地主的破壞。」當即召開農會會員大會，中貧農之間相互進行了日常關係的批評和檢討，一齊有力的說：「我們團結起來，就不怕他們搗亂活動。」馬上就把地主富農李雙台、白巨才等找到會場，進行揭發和鬥爭，羣衆氣憤的對他們說：「你們無理執種農民土地，是一種非法的犯罪行爲，要立刻全部退給農民。」他們在羣衆威力下向羣衆低頭認罪，把地退還農民，並當衆訂下紀律：今後如再有破壞活動，完全由羣衆處理。羣衆再次警告他們說：「我們農民團結起來了，你們如再敢進行破壞活動，我們就[illegible]不客氣，我們有權力管理你們，你們只有好好生產，不要再生事非，免得後悔。」（張揖旋、王中孩）

發揚階級友愛規定春借秋還

興縣任家坡行政村 發動互借救災生產

（興縣訊）四區任家坡行政村，經過說服解釋，打破羣衆顧慮，發動互借，救災生產。該村共三百零一戶，一千零十四口人，貧僱農一九二戶，中農一百戶，富農九戶。現在口糧困難的有貧農六四戶，中農七戶共七十一戶（包括難民），佔總戶數百分之廿三．五（算到陰曆六月半）。這個行政村災情較輕，一般生產情況都很好，能保持四六年的耕地面積。五月七日召開行政村代表會，檢查救災生產，會上學習了毛主席關於緊急動員令，提出發動互借，解決生產困難，大家討論。開始代表們都表示對互借沒有信心，感到有不好互借。他們說：去年荒年，沒多打下糧食，現在青黃不接，都沒有餘糧，並說羣衆中有顧慮。針對這種情況，說明不能餓死人，大家都要照顧到，不能光靠公家想辦法，要自救，並規定春借秋還，濟現去年借糧的，沒還的有了也還。接着一個村一個村的研究，究竟有多少沒吃的，有多少能吃到夏田（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有多少還可以借出些糧食來。研究結果，全行政村共七個自然村，除四個貧苦村借不出糧來，有三個村（任家坡、關盛村、井子村）還可以借出糧來，當即決定以這三村爲中心，逐戶研究，有那些能借出糧食的人家，以便有中心、有準備、有計劃的進行互借。方法上，要說服教育，提倡保證村中不餓死人，救人是好事，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利用親戚相好關係進行說服動員。經過這樣具體研究打通了代表的思想。各代表回去後就先開貧僱農會討論，並在農會上廣泛宣傳互借救災，然後分工向有餘糧的人談話，動員，了解有糧戶的心情，發現問題，打破顧慮，並根據有餘糧戶去年收入負擔進行算帳教育，勸說其借出餘糧，幫助大家生產，秋收下來一定歸還。關盛村互借中發現有糧戶思想上有顧慮，他們說：「公糧重，沒東西了。」又怕拿出糧食來，人家說他是財主，怕名聲出去，說他有辦法。了解了有餘糧戶的心情後，即進行教育，解釋[illegible]，幫助大家是光榮的，把地種上是好事。經過個別動員說服解釋，關盛村六戶即借出五石三斗（小石）。中農白元恆九口人，去年種地六十來垧，有餘糧，當時他堅決不承認有糧，說去年還了三石公糧，現在還說我有辦法，就沒使子了。後經以上勸說教育，他借出一石糧（小石），並說：「咱還是做甚指甚過，借糧是好事，大家都能活，不要叫餓死人，咱願意借出兩顆糧。」貧僱農中，對互借開始時也有兩種不正確想法。一種是眼前擺不開鍋急待吃糧的，但由於其中有部分勞動不好，或有小毛病與浪費現象的人，在羣衆中「嚕嗽」，不好往出提借糧；影響急待吃糧人的情緒；一種是有些辦法的人，估計借出來自己也吃不上，就採取不管態度，並說不吃糧叫誰去借。這兩種思想也經過說服教育，反對光依靠公家[illegible]的思想。這樣發動起大家的力量，使大家都對自救負責，在任家坡等三個自然村[illegible]三戶貧農中，共借出糧食十四石多、山藥五六〇斤、[illegible]、粗糠二口袋。（編者按：這個經驗很好，互借能解決羣衆很大問題[illegible]，但如何分配組織生產上[illegible]，五借糧食全部用之於生產很重要，但未寫出，望能補充來。）

邊區各地機關工廠學校 繼續開展節約救災

（本報訊）邊區各地機關、工廠、學校繼續開展節約募捐運動，響應分局救災救死緊急動員令的號召，救濟受災羣衆。行署辦事處（包括各處、糧食局、貿易公司、郵管局、烟廠、貨棧、糧店）有些同志將新領下的制服、襯衣、新鞋都捐了出來。機關作坊吳聚才同志一人就捐了三十萬元，糧食局郭化先把幾年來存下的八萬元，也拿出來捐了。截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已募集本幣八百八十八萬元、銀元、子兩雙、鞋一雙、衣服二百四十三件、及其他日用品一部。除個人捐助外，並從各伙食單位節約生產中抽出小米五十三石多、本幣四百三十五萬元、黑白麵一百斤、菜蔬六千七百餘斤、雜糧五十斤捐助。各單位在糧食節約上，都儘了很大的力量，如糧店在緊急救災捐之前，已抽了十二石小米，此次他們又抽出了兩石小米，並準備在兩個月內再節約兩石小米，如伙食節約不足時，就以手工業生產來補助。機關作坊將每天兩餐乾飯改爲一餐乾飯、一餐稀飯，保證每人節約二兩小米。以上個人捐助及伙食單位節約共折米七十石（其中有部分東西變價折糧在內），及其他衣物等一部。洪濤印刷廠職工捐出糧食二千六百斤、本幣九十二萬八千五百元、新舊單衣一百三十六件及其他物品一部。綏蒙公安局全體人員，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米，王錫恩同志捐出救災的私人東西，即折合小米四十斤，女同志林背從孩子的撫養費中捐出糧食十三斤，全機關二十八個同志捐出的共折合米一百六十斤。連同機關生產節約捐出的共六百六十斤。八分區貿易公司，從伙食中節約捐米一千二百斤，並號召部協同當地區幹部下鄉分發，與組織生產。貿易中學全體幹部學員，捐出糧食一千四百四十三斤，及衣物一百八十餘件。興縣關家岩分局生產合作社僱工及工作人員，也從工資及生產分紅中捐出米一石〇五升（小石）。二分區工商局稅務局以及直屬菜園、貨棧、蔴廠等單位，從伙食上節省，連同個人捐募的共有小米三百三十五斤、炒麵六十五斤、單衣夾衣等三十八件、本幣十六萬五千元。

蒲縣汾西軍民 捕捉臨汾潰匪搜繳武器

蒲縣縣委指示以政治瓦解爲主軍事清剿爲副 繳槍投誠者一律優待，執迷不悟者堅決捕捉

（新華社呂梁電）從臨汾逃出之蔣閻匪一部，五月十八日竄入蒲縣境內，我縣、大隊立即圍剿，於十九日早，在不同溝村繳獲北綫敵人，俘敵卅七名，繳獲輕重機槍各一挺、步槍十餘支、電話機一部。該部又連夜逃到中朵村柴樹另股潰匪，俘卅餘名，繳獲步槍十餘支、手槍兩支，連同搜獲共俘敵一百四十多名。我各武裝村公所亦積極搜索潰匪。四區武裝村公所於二十一日在曹家溝搜出潰匪一名，繳獲步槍一支、手槍兩支、子彈八十餘發。三區民兵大隊長高仁配合稅局人員，繳獲步槍兩支。衛公莊民兵在汾潰匪一名，繳[illegible]一支。一區東平貧農團委員老朱搜得步槍兩支、子彈六十六發。爲徹底剿除潰匪，縣委特發出指示，要以政治瓦解爲主，軍事清剿爲副，嚴禁亂打亂搜腰包。對自動繳槍投誠者，一律優待獎勵。對執迷不悟者，堅決捕捉。並強調指出要在清剿潰匪工作中造成羣衆運動，實行緊急戒嚴，召開村民會，發動潰匪家屬喊話，勸說其向政府登記投誠。

又五月廿日晨，由臨汾逃出之蔣閻匪一部，竄入汾西四村一帶，當地民兵積極捕捉，民兵奕娃等七人追擊中，繳匪一名，俘八名，解放被抓羣衆十名，奪回毛驢九頭，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四支、子彈三百餘發、電話機一架、衣物一部。廿四日，民兵中隊長李士瑩帶民兵三人，於南垣村山溝俘潰匪八名，繳加拿大司登式手提機槍一挺、步槍四支、蔣幣四千餘萬元。同日上下胡峯、牛溝等村民兵亦俘匪四名，蔣幣五千一百餘萬元。趙城民兵俘匪四名，繳短槍一支、步槍二支、蔣幣五千一百餘萬元。落民兵俘匪四名，繳機槍一挺、步槍兩支。兩城殿民兵郭忠銘和他兒子於廿日晨上地時，遇到六名受餓三天跑來向他求救的閻匪士兵，即向他們解釋民主政府的寬大政策，使他們交出埋在山溝裏的手提式機槍一支、步槍一支、子彈十五發，向我投誠。他們初步統計：自五月二十日至廿四日五天中，僅[illegible]、西村兩行政村民兵羣衆，即捉拿潰匪四十名，繳匪一名，輕機槍三挺、[illegible]槍十七支、短槍一支、手提機槍二支、輕砲一門、電話機一架、子彈四百餘發、蔣幣九千餘萬元、其他衣服等一部。

新絳熬硝發展

（新華社呂梁訊）新絳熬硝業[illegible]農會號召[illegible]在農業生產後，村政府貸款[illegible]宣傳及貸款[illegible]千萬元[illegible]現已有二十餘個村莊[illegible]羣衆[illegible]熬硝[illegible]。一區白村一百多家就會熬硝，農忙時參加熬硝[illegible]，去年有[illegible]在熬硝[illegible]，利用硝石可賺五百多斤[illegible]三月份全[illegible]子十多斤[illegible]。

代縣四區廣大婦女 參加農業與副業生產

區婦女代表會檢查過去工作，確定今後方針與步驟

（代縣訊）四區於五月十日召開區婦女代表委員會擴大會，到川地五個行政村代表二十八人（缺山地兩個行政村），檢查了第一次區婦女代表會後的工作情形，並對今後要深入的開展婦運作了周密佈置。

會上陳家堡、金街、上橋莊三行政村婦女代表，作了工作報告：

陳家堡代表李紅娥、賈蘭英 領導鬧起紡織變工下地、鄭千祥女人種地勝過男人

陳家堡行政村代表李紅娥、賈蘭英報告——她們開罷第一次區代表會回去，就召開各村婦女會，把區代表會決議傳達了，積極宣傳動員婦女們鬧紡織，地裏去受。她們和男代表配合得好，有事一起商量，男代表有時不叫她們，她們就問爲什麼不叫我們？提出批評。有的婦女開會不去，說是家裏營生忙，她們就想辦法動員婦女來開會，開腦筋。越落後的，她們就越接近她；現在夜間開會婦女也到，做啥工作也好做了。李紅娥還親談了她組織陳家堡自然村紡織的經驗：她起先也不會紡，一面向會的學，一面組織起七個會紡的，後來她自己學會了，紡給大家看，有的婦女不願意紡，代表們給算賬，宣傳紡織的好處，就積極的教別人。該行政村拿果實錢買了一百斤花，貸給大家，沒紡車，男代表發動木匠割，只收一點辛苦錢，大家也都願意。起先，爲了互相學習，集體紡了幾次，慢慢的會紡的人就多了。以後日子長了，集合起來紡一紡，在一塔裏比一比，看誰紡得好。一個多月，已由兩輛紡車發展到七十四輛。現在張五女人，三天能紡一斤頭等綫，已紡下七斤多花。婦女都要求織，現在又鬧回個織布機，安起就能學織了，興趣可高呢。過去婦女在家裏燒火做飯，現在婦女都下地，和男人一起受，代表李紅娥等帶頭和婦女變工拾糞、摘苗子。陳家堡出現了女勞動英雄鄭千祥女人（寡婦），自己種二十畝地，養活五口人。張家堡八十二戶婦女都參加紡織、熬鹼，都能自己解決一部份困難。婦女們做軍鞋都搶着做，李紅娥和女工作員出外村發動婦女與檢查工作。

上橋莊婦女 做好軍鞋支援前綫

代表李月巡等帶頭生產、節約、救荒

上橋莊行政村代表李月巡、張二女報告——她們村婦女有了權，分土地中，婦女提出正確意見，和男人們爭論。例如上橋莊自然村有些群衆不願給潘家莊撥地，吵了三天，女代表李月巡等打動大家說：天天說天下農民一家人，撥點地就忘了一家人了，我村地多，應該給人家撥。後來果眞撥給了。對於支前工作，婦女們很積極，上橋莊婦女都爭着做軍鞋，第一次，全村發下二十雙，代表李佩榆搶做了五雙，第二次發下九雙，李佩祿又做了四雙，她一個人做了九雙。現在有的代表與委員都搶不上做軍鞋。下橋莊做軍鞋，代表張二女先做一雙結實的軍鞋樣，叫大家照着做。所以，她村的軍鞋做得很好。李月巡男人去殺敵，她一人種三四垧地，掏茅打坑，每天能抬十來擔糞。張二女是個抗屬，種地受苦都很強，自己鋤地，給軍屬鋤地，掏茅開荒，幹，要如男人，白天生產，黑夜裏領導婦女開會。由於她們以身作則，領導起全行政村婦女大都參加了生產。李月巡去冬起，每天吃野菜，節約救荒，節省了二斗米。李佩榆吃糠餅，影響許多婦女都節省起來，一家七口，節省二斗高粱麵，現在婦女代表已發動男女娃娃大量挖野菜，節約救荒。該行政村紡織也都鬧起來了。

金街全村婦女下地

女代表監督地主女人勞動

金街行政村代表張玉珍女人、劉成安女人報告——她們行政村婦女都忙着地裏受，這和女代表的帶頭是分不開的，如張玉珍女人地裏什麼也幹，除做了自己的，還和人變工擔苗子，賺下五斗米。成安女人，是個寡婦。另一女代表計鎖女人，男人也不在家，全靠她們勞動養家，計鎖女人本探不上出公糧，自願出了一大斗。口子村的婦女和娃娃都編草帽，楊白女人賣了十頂，賺了二斗高粱。她們還着重說了張家寨自然村改造地主女人的經驗，該村代表玉珍女人，自區代表會回去後，自己起模範，[illegible]，發動全村婦女參加生產，過去該村一百來戶，只有三個婦女上地，今年她們只有三幾個婦女不上地。她們還改造了地主女人，召集男女地主富農開會，說明只要不剝削，好好勞動，地主五年、富農三年後就可以改成份，使他們的心安下來，參加勞動。女代表還經常檢查，監督地主女人勞動，地主張富[illegible]女人，從前出門見一點陽光，便用手遮住，現在掏茅、出圈、擔水、鋤糞，也都幹了，早起遲睡的受，不會做的話，還叫貧農張四與教給她。地主張邁女人和她的閨女、富農張天遠女人等，都上了地。只有二老財婦女不勞動，討飯吃，女代表禁止她，正在逼她勞動。

工作較差的劉家坬洞、趙村二行政村代表聽了以上各村的報告，表示很慚愧，趙村行政村所屬張村女代表說：我們上次回去，只有代表李某組織了幾個婦女紡織，工作做不起來，男代表看不起女代表，說：「你們這些灰老婆，不在家裏做活，就會說！」可是等派下軍鞋，又叫我們分配，我們的工作沒人幫助領導，要求區上教育男代表注意幫助婦女工作。

區女代表主席 說服教育調解家庭糾紛

會上，區婦女代表委員會主席劉徽女人報告了她調解家庭糾紛的經驗：劉街何進舉，和他女人劉桂淸，女的嫌男的在外邊有長有短（嫖），女的要尋死，後來去找劉徽女人解決，劉徽女人先勸好女的，後邊又去勸男的，來回兩方面都說通，就再不鬧矛盾了。她的經驗是說服教育，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使家庭和美。她共解決四件較大的婚姻糾紛，已給兩家子分了家。

確定今後婦運方針和工作步驟

最後熱烈討論了今後婦運的任務：提出一、深入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從事地裏勞作。同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從事紡織、熬鹽、熬硝、熬鹼、編草帽等副業生產，並進行節約救荒。婦女的徹底翻身解放，必須要從土改轉向長期的生產運動才能求得。大家提出要向陳家堡、金街行政村婦女學習。二、加強支援前綫，做好軍鞋，愛護傷病員等。還要向上橋行政村看齊。三、提倡家庭民主，調解家庭糾紛，保證家庭和睦。還要向區主席劉徽女人學習。爲保證以上任務的完成，並規定如下的具體辦法：一、加強區代表委員會（男女委員）的領導，要多領導，幫助、檢查婦女工作。二、責成各村男代表幫助女代表，不得輕視婦女工作。許多村的經驗證明：婦女工作做得好，都是與男代表的重視與幫助分不開的。三、男代表要組織模範、團結骨幹份子（小組長、積極份子），領導全村工作。四、利用各村典型，推廣與傳播典型教育，推動工作。五、先進村幫助落後村，決定陳家堡行政村幫助趙村行政村，金街行政村幫助劉家坬行政村工作。（又明、挺軍）

離石田家會 解決軍屬生產困難

（離石訊）田家會行政村於五月九日召開代表會議，討論了優軍工作。根據軍烈屬座談會上提出的困難，逐戶研究解決。全村共有軍屬二十八戶，烈屬九戶，有二十一戶缺口糧，雖過去解決過一些，但仍接不上，決定按各戶需要發給三石九斗五升細糧，解決其困難。並給三戶解決了五斤棉花，兩戶解決了二十捆炭，十戶免軍勤由群衆代耕，用租伴的四戶，包根代耕一戶，其他可自己耕種，有二戶沒牛，農會給解決五天牛工，代表會討論後，又召開軍烈屬會議徵求意見，最後由自然村農民大會通過。李四喜婦（破產地主）兩個兒子參加作

忻縣民主政府和群衆 安置閻佔區逃來難民

（忻縣訊）忻縣民主政府及各村群衆，親切安置由閻匪統治區逃來的難民。自入春以來，由閻佔區逃來難民很多，僅據七區川地田家堰等五村統計即安置難民三十餘戶。除政府的照顧予以救濟外，各村農民均捐糧救濟，田家堰一村即拿出糧食三石、穀糠一石。初步統計，二十五個自然村，共捐糧食八石八斗、穀糠三石多。同時，各村農民均以高度熱情，抽出土地調劑給難民耕種，七區鐵家莊一戶難民六口人，給調劑了土地十五畝多。田家堰十戶難民調劑了廿五畝土地，上寺村六戶難民，調劑土地二百來畝。此外難民中有的和群衆分到同樣的鬥爭果實，安置在上寺村的一個人即分到布兩丈、一條棉褲和日用傢具。目前難民中，有的組織起做小買賣，有的紡綫、放羊，他們對生活問題已無顧慮，全力放在生產上，如逃難民董有金担任賣菜，錫崖口人吃外，還賺下三千多萬。他說：「將來再鬧翻，吃穿不愁。」（錫巖）

胡家塔的救災工作應加檢討

讀者來信

編者同志：

我讀了五月二十九日本報二版興縣三區流家坪行政村胡家塔自然村關於生產救災的報導以後，我有如下的意見：

（一）胡家塔自然村只有四十九戶，從今年春天以來，前後已分過五次糧，共分米六十三小石之多，但現在還有荒地三分之一的危險，但據原因據稿者說：「由於對生產缺乏組織領導、督促檢查，致使鋪村口糧都有浪費現象存在」。我認爲這樣的檢討是很不深刻的。到底怎樣浪費了？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沒有談淸楚。

（二）後來工作團同志又去了，但只粗枝大葉的檢查後，只強調一下救災工作重要性，把僅有的五十石穀又平均分給於三十三戶，而且還只是暫時解決一些問題，嚴重的問題還存在。我以爲工作團這樣的領導救災工作，是不是嚴重官僚主義的領導，對群衆是沒有負到責任的，不管換食發下去就算完事，不管發的對不對，是一種爲發救而發救的單純完成任務觀點。

（三）我要求該區工作團應該檢查該村救災工作，特別是負責該村工作團的同志，應該由自己對胡家塔救災工作的態度和方法，並認真重新發動群衆，檢查領導上的缺點，給以改正，使胡家塔的災荒問題迅速得到解決才好。並請將發現的問題及解決辦法再在報上公佈。寫稿同志最好也到該村去調查研究一番。

敬禮！

讀者 毅

嵐縣府派幹部下鄉 制止宰殺耕牛現象

原因何在？希望切實研究

（嵐縣訊）縣府發出緊急通知，並禁宰殺耕牛，派幹部下鄉進行檢查。此間宰殺耕牛現象近來總止，最近七個區的十一個自然村統計，共死傷耕牛三十五條，其中宰了牛十二條，九條病死、打死，一條跌死，一條吃上毒草死，二條病死。爲此，縣府特緊急通知各區，保護耕牛。通知指出：宰殺耕牛是破壞生產的行爲，要追究責任，依法處理。殘廢不能使用的老牛，須經農會證明，到區公所登記，准許殺時，才能殺。各村要組織貧農小組，經常檢查耕牛飼養，牛戶要勞動喂牛，各喂牛戶要專人負責，要定草料。縣府已派幹部十二人分赴各區，協同各村代表會、貧農團、農會配合生產救災工作，進行深入檢查，堅決制止。

（編者按：宰殺耕牛現象，造成宰殺耕牛的原因是什麼？希望嵐縣府派幹部下鄉中，在檢查中，對這些原因，切實研究，從根本上予以適當解決。）

平魯四區 辦小型織布訓練班

解決婦女會紡不會織的困難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四區舉辦小型織布訓練班，教給婦女織布技術，第一期受訓婦女十二人，現已開學四、五天，婦女們學習情緒很高。該區婦女過去只會紡紗，不會織布，紡下的綫子銷路困難，影響紡車不能轉動。小型織布訓練班恢復後，可解決此項困難。（劍秋）

宛西解放軍 打退敵四個師的進犯

收復內鄉鄧縣鎮平，宛西已無敵蹤

（新華社宛西前綫三十日電）宛西解放軍打退蔣匪軍四個整編師的進犯，粉碎了敵人這次重佔宛西地區的計劃。本月上旬我軍先後攻克內鄉、淅川、鎮平、鄧縣等四縣城後，蔣記第五綏區兼信陽指揮所主任張軫，復糾集四個師約四萬兵力，分兩路進犯宛西，一路包括整五十八師、整十師、整二十師自平漢綫西進，十九日竄至鄧縣、新野地區，並陷鄧縣城。二十一日，五十八師在淅川東北八十里的李官橋遭我堵擊，一舉殲敵兩個營，生俘三百餘名。該路敵於二十二日陷我內鄉城。另路蔣軍整九師，由南陽西犯，十九日先頭部隊到達鎮平城，二十日進至鎮平城西四十里黑龍殿，二十一日遭我堵擊，死傷甚衆。蔣匪軍沿路遭我痛擊，恐慌萬狀，二十三日，全部匪軍復縮於內鄉、鎮平間賀棠、黑龍殿地區，二十四日起，即悉數東竄，二十五日，我在鎮平西北二十里的賀[illegible]又殲滅其後衛五十八師一個連，內鄉、鄧縣、鎮平城當爲我收復，宛西全境已無敵蹤。

陝甘寧第二軍分區部隊 四月份殲敵一千五百

解放準噶爾旗等廣大地區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陝甘寧邊區第二軍分區司令部發表四月份作戰公報稱：我分區部隊於四月份挺進綏遠南部作戰，解放伊克昭盟之準噶爾旗全部、郡王旗東部、扎薩克旗東南部之廣大地區，攻克神山、高家堝、東营府、雞兒圪塔等五據點。總計全月戰績如下：（一）大小戰鬥六次，殲敵二十二軍八六師二五六團全部，準噶爾旗警備師全部，郡王旗保安團一個連，並重創榆林之警備團（即神木自衛大隊改編）。（二）共殲敵一千五百七十人，計生俘準噶爾旗警備師少將司令奇湧泉，少將參謀長陳友名，二五六團中校副團長啟熊芳以下一千二百五十九人（內校級軍官十一名，尉級軍官六十名），斃傷敵三百一十一人。（三）繳獲迫擊砲六門、六零砲三門、擲彈筒十個、輕重機槍五十七挺、各種槍九百四十九支、各種砲彈五百四十五發、各種子彈十二萬二千餘發。

蘇「紅艦隊」撰文。 抨擊美帝扶植日寇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莫斯科訊：「紅艦隊」報頃撰文抨擊美國政府正計劃將日本變爲具有高度戰爭經濟潛力的國家。該報指稱：德萊柏代表團已主張以新式機器裝備日本工業，麥克阿瑟已發出密令停止拆卸，並自賠償名單中勾消數百家軍火工廠，包括廿家坦克製造廠和四十五家飛機製造廠，爲美壟斷工廠擬就的計劃，幾乎恢復其戰前水平的百分之百。按麥克阿瑟的指令，日本四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均不被「分散」，因而他們的許多工業就自然從賠償名單中剔除。蘆田均在其與德萊柏的談話中聲稱：「日本正準備在執行變計劃中與反共美國做合作。」爲此，蘆田政府一方面已擬了減低公司利潤稅率的法案，竟能促使美資大量湧入，同時它又將日本工人和公務人員的薪水凍結在低廉的水平上，以繼續以上殖民地性質的剝削，而日美獨佔資本集團，則正在享受這種剝削得來的利益。蘆田反動政府正在迫害那些失業不滿反動統治的勞動人民，蘆田政府雖然包括社會黨人甚至「左翼」社會黨人，但並不能緩和人民的不滿，日本的假社會主義者已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就是美國資本的代理人。東京百萬人民參加的五一節大會和示威，證明了團結着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勞動知識份子的民主陣營的力量。日本及美國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正遭遇到在建立統一人民民主陣綫的口號下團結起來的人民大衆方面的反擊。

反對美帝扶植日寇侵略中國 滬學生發起十萬人簽名運動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上海外國通訊社報導：上海學生已發起一個十萬人的簽名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威脅中國。此一運動，係由「上海學生反對美國扶日政策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所發起（合衆社），而於五月二十二日滬學生慶祝全國學聯成立一週年大會上宣佈。該會在所散發的傳單中，號召「應該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美國扶助日本反動派侵略中國」，並痛斥人民公敵蔣介石留用日本侵略罪魁前「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爲顧問，繼續進行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上海若干學校目前紛紛集會，策劃推進此一正義運動。由美國教會主辦的聖約翰大學，最近舉行以美國對日政策爲主題的民意測驗，在九百四十名學生中，有八百六十人認爲「日本法西斯復活將引起日本再度侵華」，九百三十人指出「美國反動派是日本侵略主義復活的主要支持者」，七百二十六人認爲「美國企圖攫取遠東市場與軍事基地的己的私利而扶持日本侵略勢力復活」。該校日前並舉行展覽會，用木刻、圖表、漫畫表明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對東方各民族的威脅。據合衆社報導：上海學生聯合會所發行的「學生報」中，痛斥蔣家與「爲了進行內戰，屠殺人民，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容許美軍駐在中國，掠奪和殺人，並鼓勵與美日帝國主義合作，妄圖阻止中國人民的勝利。」上海當局對學生愛國運動，竟厚顏無恥的下令禁止各報發表學生反對美國對日政策的言論。

全世界輿論 廣泛同情塔斯社聲明

倫敦廣播電台特別強調 美軍駐華使中國內戰形勢緊張化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綜合塔斯社消息：全世界輿論對於塔斯社駁斥美國務院十九日談話的聲明，引起巨大的反應，即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亦受到廣泛的同情。在美國，塔斯社的聲明雖然刊載得較少，但即使保守的報紙，也不同意國務院的解釋，並質問：「爲什麼政府對結束「冷戰」的一切建議潑冷水了」。保守的芝加哥日報發行人奈特在社論中尖銳地抨擊國務院的立場與美國報人們「轉述國務院製造輿論的傾向」。奈特抨擊美國報人們「企圖爲國務院一手忙亂的對蘇行動辯護的策描努力」，承認「大部份從華盛頓傾瀉出來的評論，讀起來都好像是政府宣傳處的產品」。奈特稱：「常着蘇聯的面前砰然關起大門，這是敵視而不是有力的象徵。美國官方的對蘇態度，暴露了最壞的軍人思想，認爲所有對蘇談判，都應只限於在聯合國中進行的論調，是毫無意義的。假如我們對和平的願望是真誠的，就不應允許任何人工的障礙阻止我們和蘇聯的談判。」一芝加哥太陽時報的一篇名論敘訪員東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稱：「歐洲各國人民對美國的目的，越來越不信任，在最近蘇美換文之後，這種懷疑更增加了。」保守的雜誌世界報導著文表示願見美蘇談判以求和平解決問題。在英國，倫敦各報皆以首頁刊登塔斯社聲明，倫敦廣播台也一再地廣播塔斯社的聲明。有一次，該台特別強調提及由於美軍駐華而促使中國內戰的形勢緊張化。倫敦電台廣播中的最後一句話，即「美國政府的這種態度，是無助於國際事務之進展的」。在波蘭，全國的報紙均以首頁刊登塔斯社的聲明，並指出塔斯社聲明所引證的事實，已[illegible]。在丹麥、匈牙利、瑞典、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奧地利、瑞士、捷克、南斯拉夫等國的報紙，亦均以顯著地位刊登塔斯社的聲明，並著文作評。

美國人民要求 美蘇會談解決分歧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塔斯社廿七日報導：美蘇友誼協會在紐約所主持的群衆大會，要求美國立即採取措施，準備和平解決蘇美分歧之會議。作家拉蒙特演說稱：美國應該撤銷對蘇聯所發起的真正「和平攻勢」。聖湖城某督新教主教康爾斯，在會上激烈抨擊：「一戰爭狂一時，我國政府正在做的爲一些事情準備。」該協會於同時全國委員會發表聲明，向報界指出：「蘇美換文後，戰爭的恐懼已讓位於和平的希望，我國全國人民有責任使這種希望永存。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意見，說什麼冷戰政策是美國人民所支持的。最近幾星期來，各階層要求採取新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代表，已形成增長的力量，千百萬人民的代表團體，提出了和平計劃，要求停止「孕育戰爭」的政策，並且必須努力尋出與蘇聯協商而定的共同基礎」。聲明認爲華萊士[illegible]斯大林的公開信是與廣大人民的要求一致的，並要求斯大林給華萊士的覆信，將開這封信提供了和平的機會，必須抓緊這個機會，敦促「美國政府立即停止進行冷戰，並立即採取措施，規劃與蘇聯代表會談的時間與地點，以和平解決雙方的分歧。」這種行動，將獲得全世界千百萬愛好和平的人們的歡呼，也將獲得美國人民的全力支持」。

被解放的蔣軍士兵九百人 光榮參加華東我軍

（新華社華東前綫電）周村、淄縣戰役被俘解放的蔣軍士兵九百人，已於五月三日光榮參加解放軍。

軍事危機日益加深 國民黨匪幫悲觀絕望

供認自身陷於完全孤立，百戰百敗， 任何美械亦不能挽救死亡。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蔣區報紙刊載消息：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僞「國大」會上，曾通過所謂「明確國是挽救危局」一案，由僞國大代表八五五人簽名提出者，中央社亦承認其「語多激越」，其中充分暴露出國民黨反動派內部因軍事危機的日益加深，已經到了悲觀絕望的境地。該案雖然重複其反共濫調，稱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爲「匪」，將解放區稱爲「匪區」（例如將中共土地改革政策誣爲「收買窮人」，將解放軍優待俘虜政策誣爲「迷惑」政策等），並企圖用各種方法造成恐怖與欺騙，以掩飾其崩潰的局面，但在其分析形勢部份中，卻不能不承認下列三項基本的事實：第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在人民革命戰爭中受到全國人民擁護和支持，而國民黨匪幫則陷於完全孤立。該案稱：「在匪區下，百分之三十窮人[illegible]，百分之七十[illegible]……」[illegible]之設局（反革命戰爭）人民擁戴幾等於零，實同以無抗有。」第二，人民解放軍百戰百勝，而國民黨匪軍則百戰百敗。該文稱：「共黨作亂之始，徒手起家，初無武裝，對抗政府軍隊。政府[illegible]似水，永能載舟，亦能覆舟，[illegible]。」[illegible]

縱使國軍獲得援華美械，用之於據點則隨據點之失而俱失，用之於作戰則隨部隊之犧牲而損失，充共黨用於剿匪者僅得一半，而陷於資匪者又是一半，是匪僅以不斷實現其所謂前線補給，其武器不可勝用。」第三，任何美國援助，亦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死亡。該文稱：「就形勢言，共匪有人、財、槍械、彈藥，三者不缺，能由點而線，由線而面；國軍由面而線，由線而點。恰如共黨似水，國家（蔣匪）若舟，舟在驚濤駭浪之中，水可覆舟，舟奈水何？長此以往，縱使國家政權無民力可恃，武器亦無兵可恃，在勢頭上彼勝而我絀。或有望武力（指美帝實行武力）援華即可挽轉形勢者，證諸往事，亦屬幻想。抗戰時期，我軍實行全面民族戰爭（按：抗戰中，國民黨所實行者只是消極抗戰和積極反共政策，真正領導實行全面抗戰者只有共產黨），日軍正如深陷泥淖，而北口軍總不敢越黃河而西犯，非因前面風雨，乃因後也（即不是怕在前面），而是怕在敵後的堅持抗戰的共產黨八路軍。時日軍游擊部隊（八路軍）不過十萬，能使日軍三十萬人疲於保持點綫，不敢西攻長安，以昔喻今，共匪現在游擊隊已達百萬，假使如日軍之強者再來三百萬之多，仍不過愈陷愈深，愈陷泥淖，欲保持點綫亦不能久。現時武力援華，能與不能，固屬疑問，縱屬可能，其不能解我危局甚明。」

從任家坡救災互借報導中
提供一點對互借工作的看法

李叔仁

在各區執行緊急救災的任務中，從全報材料來看，不少的地方嚴重的存在着依靠上級拿出辦法來的思想，對於要在羣衆中發動農村中的互借互濟上，都有濟補頭、攏手的情緒。頂好的有些區也只承認在互借互濟上可以發展「賠借」。這在一區、五區、二區都有這種看法與說法，三區特別明顯而且嚴重。但是，四區任家坡發動互借自救的羣衆材料，卻針對這一問題作了具體的答覆（請參看對任家坡互借自救的報導）。

這裏發現些什麼問題呢？一、幹部（主要是幹部）思想上對村與村之間災情輕重，戶與戶之間缺糧的程度，一定範圍內的實際情況，沒有具體的分析，一味叫喊「人們都是餓的不能生產」。（這種說法肯定和現實是完全不一致的）領導上的這種思想，必然造成村與村之間互相爭救濟糧的分配數字，形成上下一團巴巴的看着救濟糧。當領導上提出用互借互濟辦法，到推動生產時，部分幹部羣衆擺頭攏手，就忘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二、對當前階級團結共渡患難的問題認識不足，友愛只看到困難的一方面，如年成的歉收是較普遍的。卻沒有看到更重要的，即有利條件的一面，這就是經過土改後，農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並有代表會、貧農團、新農會以及土改中湧現出的積極分子為骨幹，發動的是可以在農民中掀起一個互借自救的熱潮的。對於土改以來農村中有糧戶的心情也缺乏了解與分析，不了解互借自救工作是一件極細緻和艱苦的工作，以為簡略的提一下，就幻想能行動起來，那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三、羣衆中對互借有着很多的顧慮，特別是對黨在農村中的借貸政策並不完全了解，所以才發生了「賠借」還較容易，而幹部、代表、農會去組織推動，反而遇到困難。這說明農村中並非完全無糧，問題是在於如何把黨的政策使羣衆掌握而貫徹下去。

根據以上看法，根據四區任家坡互借自救工作的經驗，並不是說所有災情較重的地區都不需要救濟，不是的，我們在三區的五個行政村，二區的兩個行政村，都川了相當數量的救濟糧去。就是較次的地方，如五區裴家川口附近三個行政村，一區灣門前三個行政村，三區的其他行政村，六區的離峪口附近，也組織了相當數量的生產貸款到那裏去，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公開的羣衆性的互借互濟自救運動熱烈的發動起來，單純依救濟糧，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任家坡一般說是災情較輕的地方，可是七個自然村中又不同（三個好點，四個嚴重點）。從這次互借的結果來看，三村十九戶中，尚有兩戶貧農借出了糧食。而有些地方的情況卻相反，如三區吳兒屯（災情嚴重區）的溫家塔自然村，在解決口糧時需借戶十五戶（全村十五戶），而據該村白志清同志談，真正缺口糧戶只有三戶（兩戶貧農，一戶地主破產下來的貧農，且均勞動較差）。稱了也有有糧戶分到口糧和籽種的現象。這說明農村中複雜的情況，需要我們深刻的了解與掌握。在當前救災工作中，無論救濟，抵鏹生產，發動互借互濟，如領導上只存在一種籠統的普遍的災情嚴重的觀點，只有對工作有害無利。

在發動互借互濟當中，分析缺糧戶的情況並給以救濟，而稱工作要依靠誰來做，這首先是應該確定的，我們必須掌握了真實的羣衆要求，啟發羣衆認識到救災救死是自己的事情，要使全體農民對當前救災生產負責。因此要從貧僱農會到農會，從個別談，到羣衆大會。川集體主義的力量，來動員羣衆中一切力量從根本上去克服災荒的嚴重局面。這是和被假象所迷惑，單純企望由政府下命令，讓工作團出頭解決問題的想法完全不一樣的。農民懂得誰是應該得到借貸的，誰是應該有餘糧而借出來的（事實上，「賠借」的存在，也還正是有這種客觀的羣衆輿論存在而促成的）。當然我們應該很好認識與考慮有糧戶的顧慮與心情。在這方面，已經發了不少借：借糧不有個底子，沒有了借了還不了？出借會不會影響自己的成份和負擔了？把糧借出抵餉了誰生產？還是給了勞動不好的人吃嚼？！這些顧慮有的是個別人有，有的是帶一般性的。任家坡在這方面做了細緻而且有策略的工作。他們在做法上，首先有中心的，有準備的，有計劃的做了個別活動，自報別人打嚼，有並且在羣衆會上做了深刻負責的解釋。如：有糧戶是勞動得來的，表揚了他們的好勞動；結果，不光中農借出，還有兩戶貧農借出，其中一戶單身漢叫樑子，節省糧食本來是為娶老婆的，為了救災，也自願的借了七斗穀食出來。這樣一來更增強了羣衆間的團結，減少了好多顧慮。幹部並宣佈借糧後保證秋收還糧，且當會宣佈檢查歷年互借借貸的情形。最值得注意的是對那些歷年借糧多而賴賬是二流子的人，不讓其參加這個會。會後並召集另外一個會，才讓他們來，進行批評教育，並實事求是給解決生產上的困難，定了還借的辦法。這樣借出糧戶才會滿意。所以說借糧戶的思想不外兩方面：一、救災救死，借出餘糧是於理於情完全應該的；二、把糧川到生產上才比較甘心。這和分局的救災救死指示精神完全相符合。

當前災情仍然嚴重，而距秋田的時間又很急迫，為了渡過此災荒期間，把今年的生產搞好，在羣衆中發動互借互濟的自救運動，仍然是最重要的辦法。據任家坡經驗及一般同志的反映，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對發動互借表示猶豫了。當然了，我們並不是說任家坡工作做的完全，[illegible]我們應該根據各區具體情況，及一切可以掌握的[illegible]村中尚蘊藏着的糧食，很好的組織到救災和生產中去，細而策略的[illegible]的重要工作。[illegible]助互濟[illegible]實際的問題——[illegible]與農民之間的問題——反映也有個別地富不激底的問題在內。共產黨員就須不怕困難的普遍處理這一革命所需要、羣衆所需要的問題，完成向災荒作鬥爭的工作。

光明普照臨汾城

「陰天沒有晴天長，臨汾突然出太陽，要問太陽在那裏？就是中國共產黨。」這是臨汾解放後出現的民謠。

五月十七日晚攻入城內的解放軍，十八日上午就已全部整隊出城，民主政府和城防部隊忙着安撫市民，建立秩序。逃在四鄉的市民，連日扛着行李，抱着小孩，陸續回來了。

自來水公司十八日就恢復放水，復興鐵工廠和附設的電磨廠的工人們也自動開了工，汽車工人幾天來在蔣機轟炸下，搶修了好幾十輛汽車。商人們看到解放軍絲毫無犯的紀律，聽到工作人員講解保護工商業政策，都高興地忙着整理門面，東關大街的榮泰昌、東大街的萬金堂等，都已開門營業，戲院也在二十日開了鑼。原商會李會長和許多商人都主動找政府工作人員，商談恢復市面辦法，四百多家商店要復業，想到石家莊買貨物，他們訴苦說在蔣閻匪統治下已經四、五個月沒有做買賣了，貨物被蔣閻匪搶光徵光，洋布都給徵去做了作工事用的沙袋，鋪板門板拆去做了工事，店員也一批批都抓去當兵和做工事，什麼生意也作不成了。商民對我軍人員說：頑固軍（指蔣閻軍）把人快逼死了，好在你們來把我們解放了。

基督教醫院在民主政府勉勵下，收容蔣閻傷兵，並繼續門診。臨汾衛生醫院院長自動找解放軍衛生部，商討醫院繼續開辦的事，現在該院每天門診一百多市民。蔣軍陸軍野戰醫院和七七醫院經我接收後，我方也召集原有工作人員和醫生，要他們繼續安心工作，首先收容蔣軍受傷官兵，共收容了三千多人，但蔣介石昭十九日竟派飛機來轟炸臨汾野戰醫院，已經被我救濟在醫院中的蔣軍受傷官兵，又被炸死炸傷五十一人，蔣軍傷兵們氣得破口大罵，大家說：「蔣介石狗娘養的，老子們替你賣命，現在掛了彩，你又派飛機來炸老子，不報這個仇不是人！」當時，好些傷兵就找解放軍駐醫院的幹部說：「傷好了，我一定參加解放軍。」

臨汾師範、三聯中學、臨汾中學、女子師範等校，都在積極準備復課，學生們已紛紛返校。在臨汾師範一次座談會上，教職員和學生都控訴蔣閻匪的壓迫，解放前，他們受蔣閻匪軍除警察「人民服務隊」、保警隊、憲兵稽查隊等七種統治壓迫，行動毫無自由，曾在十七天中有學生四十五人被捕，七人被殺。該校教務主任劉功遐更說出了他對解放軍認識變化的過程，他說他初見解放軍，很害怕，一個戰士問他幹什麼的，他說：「是老百姓教書的。」一個戰士說：「啊，是教員。」他因受過蔣匪欺騙，聽說稱為「教員」，就更害怕。那位戰士立刻很和氣地說：「不要怕，我們對教員是保護的。」這時，他還將信將疑，後來看見解放軍對學校十分尊重，他才安心了。會上，教員學生們都要求要解放軍工作人員供給他們以解放區的書報雜誌。

解放軍的紀律嚴明，已成為臨汾街談巷議的材料。[illegible]我方工作人員[illegible]會把無人照管的工廠、商店保護起來，凡是私人的正當財產，均特請原主來發還。在自來水公司，解放軍保護會請工人們檢查是否少了東西，工人們感動地說：「一點也沒有少，咱的隊伍太好啦。」

女代表梁秀英

戎傑勝　辛景月

二月裏的一天黃昏時分，懷仁吳家窰，抬來某部的四個傷員。幹部們尋房子呵，找白麵呵，忙個不了；中街，一個中年婦女，挨門逐戶地索集着雞蛋，夜深了，她還不休息。第二天，太陽出山，她就把中街的担架隊領來，聽候在傷員們住的院子裏。這個婆姨便是女代表梁秀英。

她的娘家婆家都在吳家窰。男人叫郭存且，是個老實人，在舊社會時，因受封建剝削，日月很不好活。政府來了，打破這個枷鎖，生活改善了；前年，被羣衆推選為分隊長。郭存且每天要下窰，[illegible]梁秀英便代他[illegible]不過來，梁秀英便代他去派。她是個熱心、負責、和氣的女人，她在共產黨領導下翻起身來，她愛護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她有事務，她從不推辭；不管黑天半夜，甚時叫她派，她就去派。她對待羣衆的態度很好，無論碰上怎樣落後的人，總是耐心勸說，決不發脾氣。在土地改革中，她的階級覺悟提高了，她懂得了地主階級剝削農民，中貧農是自家；她認識到幹部要公平，對工作要不怕吃苦。分果實時，她家分得八分園子地，一眼半窰，一小斗麥子，九升小米，[illegible]些衣服和傢具。二月初，補選婦女幹部，梁秀英當選為代表之後，她對於村裏的工作，積極了。

二月中旬，貿易局緊急要用麵口袋，托區政府向代表縫八十條；事出倉卒，各行政村派不及了，便召集吳家窰的婦女幹部來商量。她和秦古先、陳玉閣一口答應：她們幾條街的婦女縫，不要公家一文錢。回去，她們動員婦女們，一夜沒睡覺，趕得縫天不明便完成了。

三月裏，前方軍隊要[illegible]鞋，[illegible]給中街派來[illegible]雙，她先排門進行教育，講述八路軍和羣衆的關係，鼓勵大家把軍鞋做好。發下鞋布來，她就到各家去串，檢查婦女們做得是不是結實。因此，做鞋時，她們中街不但交的早，而且都是一對一對交的好，鞋底納得如對扭也扭不動；鞋幫上全是花，實在惹人愛。由於梁秀英推動，吳家窰的軍鞋，都做得很好。

三月中旬，某部來休整，住在吳家窰。有六床被子，兩個婦女們拆洗。[illegible]這，婦女們都要給她們拆洗，是沒有給錢的，花，也要給她們檢棉花；女：「不要錢，也要[illegible]」幹部說：「不一[illegible]」了：「咱們六兩棉花[illegible]」[illegible]我也[illegible]人[illegible]兩大[illegible]衣被[illegible]忘私的精神，得到羣衆的好評，人家說：「秀英好，人家秀英挺公道。」

糠和蒿籽不要拌在一起吃

編者同志：

據四區醫藥合作社王醫生談，四區不少羣衆因無口糧，把穀糠和蒿籽拌在一起吃，結果發生大便不通，白家溝杜發財的二姑吃上蒿籽，大便不通，灌了皂角水，都沒有治好，結果死了。希望各地羣衆千萬不要把糠和蒿籽攪在一起吃，吃糠最好和榆樹皮麵、野菜合在一起吃才好大便。如若遇到大便不通，不要硬住下打，最好用瀉潤的藥（當歸一兩、川軍三錢、火麻九分、蜂蜜五錢），服下使其慢慢下行，土崖塔王五仁、神山馬明珠等好多人，就是用這辦法治好的。

讀者張正學